

SHIJIEMINGZHUZHONGDEFENGLIUNULANG

# 世界名著中的风流女郎



云南人民出版社

BE63129

I14  
290  
2

世界名著中的

# 风流女郎

重庆师范学院文化书屋编辑

阿宁 华一夫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B 590132

特约编辑：朱技能  
责任编辑：张旭  
封面设计：王晓珊  
绘画：周忠凯  
题图题字：米生福

世界名著中的风流女郎

阿宁 华一夫 主编

---

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渝九江南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6.25 字数：141千

1989年6月第一版

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0

---

书号：ISBN7—222—00461—O/B·45 定价：1.90元



## 前言

亲爱的读者，当你打开这本书时，你的眼前就会——出现十二个风采各异，别具魅力的风流女郎。她们一生徜徉于情天恨海之中，用缠绵之情，生死之恋，苦涩之泪，抒写了一个又一个婉转曲折，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

贵族卡列宁的妻子安娜·卡列尼娜在莫斯科火车站偶遇彼得堡的花花公子渥伦斯基，生命之火重新被爱情点燃。然而丈夫的折磨，情人的冷淡，上流社会的讥讽，良心的自责，逼使她卧轨自杀，永远熄灭了生命的火焰。

美丽温柔的德·瑞拉市长夫人在年青的家庭教师于连的步步进攻下，沉睡的爱情被唤醒，甘当他的情人。于连为了飞黄腾达，娶贵族小姐为妻，竟开枪将昔日的情人打伤。德·瑞拉夫人在心爱的人走上断头台后悲痛而死。

海斯特·白兰胸前始终带着那个耻辱的标记——红色的A字，因为她背弃丈夫与人私通，触犯清教规而受到惩罚。多少年后，她的情人在她丈夫的精神折磨中死去，她仍带着那个红字，不过它已成为了善行的标志，受到人们的尊敬。

摩尔·弗兰德斯是一个女犯人的孤女，美貌出众，然而命运奇特坎坷，一生嫁了五个丈夫，还误嫁了自己的同母异父兄弟，最后沦为以卖淫和盗窃为生的荡妇和女贼。

巴黎名妓娜娜在《金发爱神》中扮演的爱神，以雪白丰腴的裸体震撼了巴黎上流社会。象雨点一样多的王公贵族纷纷拜倒在她的肉体面前，而她却爱上一个丑角演员，梦想过干干净净的爱情生活。婚后她经常遭到丈夫的毒打，被迫再次为娼。她看透了“男人个个都是野兽”，更加恣意地玩弄他们。金钱源源不断地流进她的口袋，她的家就象一个深渊，一切男人，连同他们尘世间的所有物，财产和姓名都一齐被这深渊吞下，连一把尘土都不留下。

吉普赛女郎卡门因斗殴被捕，上尉唐·何塞被她的美色所诱，放她逃走，然后又发疯地爱上她，跟着她加入了走私集团。卡门常利用色相和谎话混过关卡走私，她的情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唐·何塞终于无法忍受卡门的风骚放荡，将她杀死。卡门临死前对他说道：“卡门永远是自由的！”

亲爱的读者，当你读完这些动人的爱情故事，为女主人公的不幸命运掬一把泪时，你可知道，她们正是世界著名文学大师们呕心沥血塑造出来的不朽艺术典型。作家们以饱满的激情，在这些所谓“不守妇道，风流淫荡”的女人身上倾注着他们深切的赞美和同情，也表达了对社会罪恶的强烈批判。

他们笔下的一些女性真诚、善良、高尚，为了生命的独立自由和真正的幸福爱情，她们敢于大胆蔑视和践踏虚伪的道德礼教，向社会抗争，她们身上闪射出了熠熠的光彩。还有一些女性一生痛苦不幸，遭受权贵社会的欺辱和蹂躏，有的甚至为贫困所迫，沦落风尘，卖笑为生，但她本性纯洁美好，良心未泯，面对黑暗势力和男权社会，以毒攻毒，表示了自己微弱的反抗。也还有一些女性，灵魂受到污染，贪图金钱，恋慕虚荣，攀附权势，追逐享乐，因而自甘堕落，下场可悲而凄凉，她们的悲剧揭示了社会的罪恶。

我们特意从世界文学名著中选编了十二个风流女郎的故事供读者欣赏。编写中，我们着重突出描写女主人公坎坷的生活际遇和爱情纠葛，既考虑故事的生动完整，又注意不失原著的主要精神和艺术风格。因此，这本书可以帮助读者用很短的时间了解这些世界著名的文学典型，从而理解原著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也可以帮助读者掌握艺术大师们塑造人物形象的卓越技巧。

愿读者喜欢这本书，从中获得美的享受！

编者

一九八九年五月于重庆文华村

## 目 录

### 燃烧生命之爱

——列夫·托尔斯泰笔下安娜·卡列尼娜

敏 子 ( 1 )

### 荡妇生涯

——笛福笔下的摩尔·弗兰德斯

阿 宁 ( 10 )

### 爱，从沉睡中醒来

——司汤达《红与黑》中的德·瑞那夫人

吴景松 ( 18 )

### 奇艳幽香茶花女

——小仲马《茶花女》中的茶花女

敏 子 ( 25 )

### 金发爱神

——左拉《娜娜》中的娜娜

江 穗 ( 33 )

### 爱玛的堕落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

阿 宁 ( 42 )

### 乱世佳人

——密契尔《飘》中的郝思嘉

雪 耘 ( 52 )

### 浪女清魂

——列夫·托尔斯泰《复活》中的玛丝洛娃

董 毅 ( 60 )

### 恶之花

——梅里美《卡门》中的卡门

吴景松 ( 68 )

### 孤女梦

——萨克雷《名利场》中的蓓基·夏泼

水 夫 ( 74 )

### 纯洁的女人

——哈代《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苔丝

吴景松 ( 83 )

### 带红字的女人

——霍桑《红字》中的海斯特·白兰

阿 宁 ( 90 )



# 燃烧生命之爱

——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

敏子

作者简介：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作家。他一生创作丰富，列宁称“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第一流的地位”。他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等。

题记：这是一个富于感情和生命活力的美丽女性。  
为了追求热烈而永恒的性爱，她跋涉了人生最幸福和最痛苦的极地，最后在无爱的世间绝望地自毁了。

莫斯科火车站。渥伦斯基伯爵跟着乘务员向客车走去，接他从彼得堡来的母亲。在车厢门口他突然停住脚步，给一位正走下车来的妇女让开路。

凭着社交界中人的眼力，他瞥了一眼这位妇女的风姿，就辨别出她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他禁不住想回头再看她一眼，这并非单是因为她异常美丽，也不是因为她整个姿态的端丽和温雅，而是因为她那迷人的脸上带着几分特殊的柔情蜜意。当他回头的瞬间，她也掉过头来了，那双在浓密的睫毛下略带阴影而又光芒闪耀的灰色眼睛亲切地盯在他的脸上，随即又立刻移开了。在这短促的一瞥中，渥伦斯基已注意到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

和柔媚的微笑之间掠过。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身心，并违反她的意志在一颦一笑中闪烁着。

渥伦斯基见到了他的母亲，一位长着黑眼睛的满脸皱纹的老太太。从母亲那里，他知道了在门口遇见的那位妇女就是卡列宁夫人——安娜·阿卡蒂耶夫纳，她是同他母亲乘坐一个包厢来的。啊，她已经有一个八岁的儿子了。

这时，卡列宁夫人找到了哥哥奥布浪斯基，就又返回车厢来同渥伦斯基的母亲告别。她在这位老伯爵夫人的夸赞面前羞红了脸，微微弯着腰，把面颊凑近伯爵夫人的嘴唇，然后又伸直身子，带着飘浮在她嘴唇和眼睛之间的微笑，把手伸给渥伦斯基。他紧握着她伸给他的纤细的手，她也用富于精力

的紧握，大胆地握着他的手，使他感到特别快乐。她走出去了，那迅速的步伐，以那么奇特的轻快载着丰满的身体。“真迷人”！涅伦斯奇赞叹道。

奥布浪斯基一走近她，她就用左臂搂住他的颈子，那动作的果断和优雅使涅伦斯奇为之惊异。他迅速地把她哥哥拉到面前，热烈地和他接吻。涅伦斯奇凝视着，眼睛没有离开她，一直微笑着，他也说不出为什么来。

突然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离了车站的人群又跑了回来。太太们走进车厢里，涅伦斯奇与奥布浪斯基随人群去探听这场灾祸的详情。原来是一个过路人，不知是喝醉了酒还是因为寒冷把耳朵包住了，没有听见火车倒退的声音，被压碎了。他的妻子扑倒在尸体上恸哭，大家说她全家都靠他养活呢。

“不能替她想点办法吗？”卡列宁夫人知道了全部事实后低声地、激动地说。

涅伦斯奇标致的面孔是严肃的，很镇静。他望了安娜一眼，就立刻走出了车厢。后来安娜从站长口中知道了他赏给了那位寡妇两百卢布。

卡列宁夫人坐在马车里，她哥哥惊讶地看到她嘴唇在颤抖，并在竭力忍住眼泪。

“怎么回事，安娜？”奥布浪斯基问。

“这是不祥之兆。”她颤抖着声音说。过了一会儿，她问道：“你认识涅伦斯奇很久了吗？”

“是的。现在我们都希望他和我的妹妹吉提结婚呢。”安娜惊讶地“啊”了一声。

## 二

莫斯科上流社会的舞会刚开始。当吉提和她的母亲走上那灯火辉煌的，两旁鲜花簇拥而且站立着穿红上衣的仆人的大楼梯时，已响起乐队奏第一场华尔兹舞时四弦提琴准确而清晰的音调。吉提这位公爵小姐穿了一身罩上绸纱的讲究的衣裳，头发梳得高高的，头上有一朵带着两片叶子的玫瑰花。她的眼睛闪烁着，她的玫瑰色的嘴唇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妩媚不禁微笑了。她和母亲都相信着舞

会后她所钟情的翩翩青年涅伦斯奇伯爵会向她求婚；她还急切地在人群中寻觅她所崇拜的彼得堡社交界的贵妇人安娜的倩影。

她看见了穿着黑天鹅绒长袍的安娜的美丽身材和头部；涅伦斯奇也在那里！吉提自从拒绝了列文的求婚之后，还一直没有见过他呢。她轻轻地飘了过去。啊，神秘的、充满魅力的安娜，并未穿着吉提所希望她穿的淡紫色长袍，而是穿着黑色的、敞胸的天鹅绒长袍！她那看去好像老象牙雕成的咽喉和肩膀，和那长着细嫩的小手的圆圆的臂膀全露在外面。长袍上镶满威尼斯的花边。在她自己那乌黑的头发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三色紫罗兰花环，她头发的格式并不引人注目，而引人注目的只是那散在她颈上和鬓边的小小的执拗的发卷，增添了她的妩媚。她那美好的、结实的颈子上围着一串珍珠。

吉提出神地欣赏着安娜，感到自己从前并没有看出她的全部魅力。她的魅力就在于她的人总是盖过服装。服装只是一个框架罢了，为人注目的是她本人——单纯、自然、优美、同时既快活而又有生气！

涅伦斯奇走到吉提前前去，向她提起这么久没有去看她，很抱歉。吉提一边赞赏地注视着安娜跳华尔兹舞，一边听他讲话。他希望他要求和她跳华尔兹舞，但是他却没有。她不禁惊异地望着他。他红了脸，连忙请求和她跳华尔兹舞，但他刚把他的手挽住她的腰，音乐就突然停止了。吉提充满爱恋地凝视着他那和她挨得很近的脸，却未得到他的反应。在以后好久，还使她为了这痛苦的羞辱而伤心。

涅伦斯奇和吉提绕着房间跳了好几场华尔兹舞。她休息的时候，偶然瞥见安娜了。她在她身上看出了她自己那么熟悉的因成功而产生的兴奋的神情，她正因自己引起的别人的倾倒而陶醉。吉提还看出了她眼睛里的颤动的、闪耀的光辉，不由自主地浮现在她嘴唇上的幸福和兴奋的微笑，她的动作也是那么雍容优雅和轻快。

涅伦斯奇和安娜对舞了。吉提越观察心

就越疼痛了。每当他与安娜说话的时候，喜悦的光辉就在安娜眼里闪耀，幸福的微笑弯曲了她的红唇，她好象在尽力抑制自己，但快乐的痕迹却自然显现在她的脸上。吉提在他的脸上也看到了同样的表情。他那一向沉着坚定的态度和他脸上泰然自若的表情到哪里去了呢？每当他朝向她的时候，他就微微地低下头，好象要跪在她面前似的，在他眼睛里只有顺从和恐惧的神情。他们在热烈地谈论着。在吉提看来，他们说的每句话都在决定着他们和她自己的命运。整个舞会和全世界在吉提心中都消失在烟雾里了。

跳玛佐卡舞了，吉提是那么坚信只有渥伦斯奇才配与自己跳这个舞，因而她谢绝了五个请她伴舞的人。此刻，渥伦斯奇却邀请安娜伴舞了。吉提，这个莫斯科社交界的明星心碎了。

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又把吉提的眼光引到安娜身上。她那穿着简朴的黑衣裳的姿态是迷人的，她那带着手镯的圆圆的手臂是迷人的，她那挂着一串珍珠的结实的颈项及松乱的卷发是迷人的，她的优雅轻快的动作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美丽的脸蛋是迷人的，可是在她的迷人中有些可怕和残酷的东西。

吉提比以前越来越赞赏她，而自己也就愈来愈痛苦。她感到支持不住，垮下了。

### 三

跳舞会后的第二天清早，安娜·阿卡洛耶夫纳打了个电报给她丈夫，说她当天就离开莫斯科。她不能骗自己了，她一想到渥伦斯奇就情绪激动，她之所以要提前走，就完全是为了避免与他见面。

“哦，一切都完了，谢谢上帝！”这就是安娜在火车离开莫斯科时浮上脑际的第一个念头，“明天我就看见谢辽沙和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了，我的生活又要回到老样子，一切照常了。”

卧车里太热，又不能静下心来读小说。安娜想出去透一透空气。她开开门，猛烈的

风雪向她迎面扑来，她抓牢车门，快乐地吸了一口冰冷的，含雪的空气。待需要走回卧车的时候，一个穿军服的男子走近她身边，向她鞠躬，她回头一看，立刻认出了渥伦斯奇的面孔。这面孔显现出昨天那么打动了她的那种崇敬的狂喜的表情。尽管她曾一再对自己说，渥伦斯奇只不过是她到处可以遇见的崇拜者、普通青年之一，决不要去想他，但是现在与他遇见的最初一刹那，她就立刻被一种喜悦的骄矜的感情所袭击。她无须问他为什么来到这里，她知道得那么确切，就象他马上要告诉她的一样，他来这里是为了要到她所在的地方来。

“安娜，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我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能忘记……”渥伦斯奇说了她心里的话，但是她在理智上是怕听这种话的。她没有回答，徒然想在脸上装出一副严厉的表情，她的脸正被他贪婪地凝视着，他明显地看出了她内心的冲突。

这片刻的谈话使他们可怕地接近了；安娜为此感到惊惶，也感到幸福。她甚至惧怕由于过度的紧张，什么东西会在她胸中爆裂。那些幸福的、炽热的、令人喜悦又不安的东西啊！

到彼得堡，火车一停，她就下车，第一个引起她注意的就是她丈夫的面孔。望着丈夫那冷淡的威风凛凛的神采，特别是现在使她那么惊异的那双撑住他的圆帽边沿的耳朵，以及他走上前来迎接她时嘴唇上所挂着的讥讽的微笑，大大的瞪着她的疲倦的执拗的眼睛，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扼住了她的心，好象她期望看到的并不是这样一个人。随即，在她和丈夫关系中，经常体会到的一种虚伪的感觉又浮上心来。只有这时，她才明白而痛苦地意识到了这种感觉叫虚伪。

渥伦斯奇在彼得堡下火车的时候，觉得终夜不眠后的感觉正象洗了冷水浴一样痛快和清爽。她在哪里呢？他想再看一看她迷人的脸庞和姿态。可是，他却先看见了她的丈夫。此刻，他才第一次清楚地理解到她丈夫是和她结合在一起的人，尤其是看见这个文



夫露出私有的神情平静地挽着她的手臂的时候，他才完全相信了这一点。他觉出一种不快，特别是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那种摆动屁股，走八字脚的步态，格外地使自己难受。他认为只有自己才有爱她的无可置疑的权利。她的姿态是那样打动他的心，使他在生理上感到舒爽和兴奋，充满了狂喜。他看见了卡列宁夫妇最初会见的光景，而且凭着恋人的洞察力注意到了她对他说活时的那种颇为拘束的模样。“不，她不爱他，也不会爱他的！”涅伦斯奇心里断定了。

#### 四

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实际上是浑然一体的，在那里面大家彼此都认识，甚至互相往来。只是这庞大的集团又有它细微的区别。安娜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她尽力避开她的道义上的朋友而涉足于大交际场所，因为她在那些地方常遇见涅伦斯奇，每次的遇见都令她体验到了一种激动的喜悦。她在培脱西表嫂家里遇见他的次数特别多，原来培脱西是涅伦斯奇的堂妹。而涅伦斯奇呢，凡是遇见安娜的地方他都去，而且在可能的时候向她诉说他的爱情。安娜强烈地感觉到，每次遇见他的时候她都生气勃勃，激情难抑。她对涅伦斯奇的追求不但不讨厌，反而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兴趣。她已老老实实在地向自己承认了这一点。

涅伦斯奇在社交界中几乎是公开地追求和爱慕安娜了。他知道，一个男子追求一个已婚的妇人，而且不顾一切，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引诱她到手，这个男子的地位就很有几分优美和伟大。但彼得堡的夫人们则纷纷议论安娜从莫斯科带回了涅伦斯奇的影子，并谈论起女子需不需要有影子这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

“你难道不知道你就是我的整个生命

吗？安娜！”涅伦斯奇在和安娜的一次短暂的交谈中用颤抖的音调说。

“我不知道什么宁静，我也不能给你。我整个人，我的爱情……你和我在我看来是一体。我看出无论是我或你都不会有宁静的机会，只有绝望和不幸的机会，要不就是幸福的机会，何等样的幸福呀！难道就没有那样的机会吗？”安娜竭尽心力想说应当说的话；但是她却只让她的充满了爱意的眼睛盯住他。

“她爱我！她承认了！”涅伦斯奇狂喜了。她的目光以及她的手的接触，使他燃烧起来。他吻着自己手掌上她所接触的部分，意识到他距离目的更加近了，不禁幸福极了。

安娜的丈夫卡列宁呢，看见妻子与涅伦斯奇的亲密谈话姿态本来还不得有什么希罕和失体统的地方，但他注意到了旁人的惊诧，于是他也觉得这有失体统，他要考虑这事情了。

这位彼得堡乃至俄国政界的风云人物，当他面对生活的时候，第一次考虑到妻子有没有爱上别人的可能时，却束手无策了。他不嫉妒，他坚守自己的信条。但他却第一次在自己心中生动地描绘着她个人的生活、思想、愿望，他也想到她有可能而且一定会脱离他而独立生活，不禁毛骨悚然了。在思想和感情上替别人设身处地着想是与卡列宁格格不入的一种精神活动，他马上驱开了这一些想法。是的，她的感情问题，不关我的事；这只关乎她的良心。我的义务是提醒她，警告她，行使我的权力。他想清楚了。

但是，面对着深夜归来的脸放红光的安娜，卡列宁什么都没有说，她也什么都不让他说了。

从此卡列宁和他的妻子开始了新的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安娜照常出入社交界，频繁地遇见涅伦斯奇。卡列宁对此没有办法。象一条公牛一样垂着头，他服贴地等待着他已感到举在他头上的利斧。

## 五

所有嫉妒安娜，而且已听厌人们称赞她贞洁的年青贵妇人们看见她们的预言实现了，觉得非常快意，只等着舆论的转变，她们就把所有的轻蔑的压力都投到她身上；渥伦斯基的母亲也愈来愈感到儿子与卡列宁夫人的关系并不是她所赞许的那种社交界美艳的风流韵事，而是一种足以使儿子失足的维特式的、不顾一切的热情。她派大儿子出面干涉了。可是渥伦斯基只感到愤慨。他已视安娜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觉得没有这恋爱，我们就既没有幸福也没有希望了，简直就等于没有生命了。

安娜与渥伦斯基更深地沉醉在热情里，几乎忘却了一切。但是，这种关系的隐蔽性却逼迫他们说谎、欺骗、装假和不断地顾及别人，这又是违反他们本性的、极其困难的事。渥伦斯基暗中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快结束这种虚伪的处境，怀着自己的爱恋，躲得远远的吧。

他又去看安娜。一走进她的别墅，他突然想起了常忘记的东西，那就是她的儿子，这形成了他和她关系中最苦恼的一面，最大的障碍。但当他一看见安娜，就把他们困难的处境忘了，只有狂喜和感情。她告诉他，他们有孩子了，他的头低垂了下去，了解了这事的全部意义。是的，他所渴望的转折点来临了，决不能再隐瞒她的丈夫了，非得把这 unnatural 的状态了结不可，要让我与安娜完全全地把生命结合在一起。

可是，安娜却不同意私奔，好象也不愿了结。他怎么也不明白，以她那坚强而又诚实的性格怎么能忍受这虚伪的状态？但他没有想到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儿子”，这个她不便说出口的字眼。一想到儿子，以及将来儿子对于这位抛弃了父亲的母亲会抱怎样的态度的时候，她就感觉恐怖和不知所措。她恳求渥伦斯基不要再说下去了。

儿子就要回来了。她突然立起身来，眼睛里燃烧着他所熟悉的火焰，用迅速的动作

举起她那双戴着戒指的纤美的手，捧起他的头，看了他的面孔许久，然后仰起她的脸，嘴微微张开，含着微笑吻了吻他的嘴和两眼，就把他推开了。

## 六

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和他的妻子表面上的关系仍旧和以前一样，只是他比以前更忙了。但实际上，他已把自己心里藏着的对他妻子和儿子的感情之门关闭起来，上了锁，加了封印，因为他下意识中已觉出他的实际处境的可怕，他已经是一个不幸的受了欺骗的丈夫。

在彼得堡热闹的赛马场，所有上流社会的人物都云集在此。卡列宁很有风度地与每个人寒暄和打招呼。安娜就坐在他的近旁。当她因为渥伦斯基摔下马来时大声惊叫时，卡列宁本能地站在了她的面前，用身体遮蔽了她，好使她尽快恢复镇静。看台上传来了渥伦斯基未摔伤的消息，安娜这才掩面抽泣起来，她完全主宰不了自己了。

当她默默地坐上了丈夫的马车，听着他斥责她今天的举动有失检点的时候，她再也不能忍受了，她绝望地望着他冷冷的面孔从容地说：“我已经绝望了。听着你说话，可我心里却在想着他。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我忍受不了你，我害怕你，我憎恶你……随你高兴把我怎样处置吧。”她仰倒在马车的角落里，突然呜咽起来，用两手掩着脸。他没有动，直望着前面。但是他的整个面孔突然显出死人一般的庄严的僵硬的神色。快到家的时候，他回过头向着她，还是带着同样的神色。“很好！但是我要求你严格地遵守外表的体面直到我采取适当的办法来保全我的名誉，而且把那办法通知你为止。”

在仆人面前，他把她扶下马车，而且还紧紧握了她的手，才又坐上马车走了。

“丈夫！呀，谢谢上帝，我和他一切都完了。”安娜绝望而又快活地想到。

可是，安娜万万没有想到，卡列宁采取的适当方法是：“我们的生活照过去一样继续下去。不管你的行为如何，家庭不能被夫妇间的一方罪恶所破坏。这对于你、我及我们的儿子都是必要的……”

读着信，她感到全身发冷。是的，他是的，这个宽大的基督教徒，卑鄙恶浊的东西！除了我谁也不知道这个。八年来他是怎样摧残了我的生命，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他总是伤害我，而且洋洋得意。是的，我是活人，上帝生就我这样一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罪不在我，我不能欺骗自己！

她把两手搭在桌上，头伏在手上哭了起来，胸脯起伏着，象小孩子一样。她哭的是她曾梦想她的处境要明确了，而如今那梦想是永远破灭了。一切仍会象过去一样，而且会更坏。

卡列宁夫妇仍旧住在一个屋子里，每天见面，但是彼此完全成为陌生了。这种处境对于三个人都是痛苦的，要不是期望这迟早会改变，这只是一时的痛苦磨难的话，没有一个人受得了一天这样的处境。

几个月后，远在莫斯科的卡列宁突然接到妻子打来的一封电报：“我快死了，我恳求你回来，有你的饶恕，我死也瞑目。”他轻蔑地笑了笑，随即又意识到这可能是真的，因她要生产了，也许是难产吧？他马上决定回彼得堡。

一听说她已平安生产了，他马上就恢复了颜色。他这才明白自己曾经怎样强烈地渴望她死；又听说她的情形很危险，还有死的希望，他就稍稍安心了。

卡列宁走进了安娜的房间，医生和接生婆正忙着。涅伦斯基侧身坐在一把矮椅上，两手掩脸在哭泣。安娜躺在床上，脸正朝着他。她两颊泛红，眼睛闪烁，正用白皙的小手扭着绒被的边沿。看去不但容光焕发，而且是在最快乐的心情中。她迅速而响亮地带

着异常清晰的声音说着话。说的是卡列宁，谢辽沙，“卡列宁真是好人啊，饶恕我吧，他会饶恕的，我知道他……”

她正发着高热。突然，她看见了卡列宁，畏缩了，静默了，恐怖地把手举到脸上，就象在等待什么打击似的。他拉住了她滚烫的手。

卡列宁的脸现出了痛苦的表情，情绪混乱了。突然间，一种爱和饶恕敌人的欢喜的感情充满了他的心。他跪下把头伏在她的手臂弯里，那手臂火一样地燃烧着他，他象小孩一样呜咽起来。

主任医生说这是产褥热，百分之九十九是没有救的。病人整天发热，说胡话。半夜里她躺在床上，几乎连脉搏也停止了。每时每刻都在期待着终结。第二天早上，她又兴奋激动起来，医生说也许还有希望。

涅伦斯基的脸色因为痛苦和羞耻变得十分可怕。他机械地遵从安娜的要求与卡列宁握了手。他清楚地听见她说丈夫是圣人！他更感到羞耻、屈辱、有罪，而且陷入一种虚妄的境地。以前那被欺骗的丈夫被描写成可怜虫，而今却突然被她召回，升在一个庄严的高峰上，显出那丈夫的善良、正直和伟大。他自己呢，却变得卑劣和渺小。而他更悲痛难言的是，最近以来他觉得渐冷下去的他对安娜的热情，在他知道将永远失去她的现在，竟变得无比强烈了。但是，他却要失去她了！

他在茫然无措中回到家里，在三个不眠之夜之后躺在沙发上，涅伦斯基四肢无力，头很沉重。突然，他又看见了卡列宁及安娜的种种脸色，闪过他的最幸福的瞬间以及现在的屈辱等等。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了。

“人们就是这样发疯的，人们就是这样自杀的，只为了不受屈辱。”他边说边走去关上们，眼光凝然不动，拿起一支手枪，上了子弹，把手枪对着他的左胸，扳开了枪机。他觉得胸上受到了猛烈的打击，摇晃着跌倒在地板上。仆人们疾速的脚步声使他惊醒过来。“真笨！没有打中！”他颓然地躺下

去，血直流出来。

## 八

当那由于死的临近在她心中所引起的柔和心情消失以后，卡列宁注意到安娜害怕他，和他在一起感到不安，而且不能正眼看他，他预感到了他们现在的关系不能继续，她正期待着什么。

一天，培脱西公爵夫人来告诉安娜，渥伦斯基伤好后要动身到塔什干去，要来这里向她告别。“没有什么必要，”安娜想，“一个人要来向他爱的女人告别，他为了她已经毁灭了自己，而她没有他也不能生活，这有什么必要告别！”然后，当卡列宁表示对她的决定感激时，她又被激怒了。她焦灼地带着那种难堪的，她抑制不了的生理上的憎恶望着他，请他走开。

渥伦斯基好多天以来都彷徨在生死之间。伤好后，他决定再见她一次，然后把自己隐蔽起来，再去死。可培脱西夫人又带来了新的消息，她刚从安娜的哥哥那里听到卡列宁已同意离婚，因此渥伦斯基可以去见安娜。

渥伦斯基立刻忘了自己的所有决心，跳起来乘车到了卡列宁家。他几乎是跑步走进了她的房间，迅速热烈地拥抱住她，在她的脸上、手上和颈项上印满了无数的吻。

他的感情传染了她。他的嘴唇颤抖了，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要我们活着，一定要这样，我现在明白了。”她热烈地说着。他脸色愈发苍白了，又紧紧地抱住了他的头，然后拿起他的手去抚摸自己冰冷的脸颊和剪短了的头发。

一个月以后，渥伦斯基坚决地辞了职，携同安娜一起到外国去了。他们没有得到离婚的许可，而且还拒绝了这个办法。彼得堡家里只剩下卡列宁和他的儿子了。

## 九

渥伦斯基和安娜幸福而愉快地在欧洲旅游着。他们游历了威尼斯、罗马、那波勒斯、意大利等地，品尝了恋爱自由的愉悦和

满足。但是，渥伦斯基的满足并不长久，一种百无聊赖的心情正在滋长，他几乎是完全无意识地时而抓住政治，时而抓住绘画，时而抓住新书，安娜也愈来愈思念儿子了。

四个月之后，他们回到了彼得堡，住在一家顶上的旅馆里。现在，社交界对安娜是完全关闭了，就连对一向支持她的培脱西夫人也冷淡了许多。

渥伦斯基看到安娜心中总有一种他不理解的新情绪，使她变得易怒和不可捉摸了。他很苦痛。

安娜回俄国的主要目的是看她儿子，她激动不安地盼望着母子的会面。但是，从卡列宁的拒绝中，从昔日朋友的态度中，她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现在的社会地位，要看自己的儿子并不是容易的事。她感到了屈辱，而且不愿把这痛苦告诉渥伦斯基。凡是牵涉到儿子的事情她都竭力隐瞒住他。

她终于在儿子生日那天准备好了礼物，不顾一切地到了卡列宁家。看到这幢她住了九年的房子，她心乱了，种种欢乐和痛苦接连地涌上心头，她更思念儿子了！

轻轻地呼唤着，她无声地走到儿子床头，爱，汹涌着，使她忘记了一切。儿子询问般地望着她，突然伸开双臂，欢喜地大叫一声，紧紧地抱住了她。母亲流泪了。儿子贪婪地望着他日夜想念的妈妈，更紧地抱住她。

卡列宁来了！她只望了他一眼，对他的憎恶和憎恨以及因为儿子所起的嫉妒心情就占据了她的内心。她迅速地拉下面网，差不多跑一般地走出房间。

昨天怀着那样的爱和忧愁选购来的一包玩具，还没有来得及解开，竟原封不动地带了回来。

安娜好长时间都不能平静。她看到了与渥伦斯基所生的那个漂亮健康的小女孩，才突然明白，她更百倍地爱她的儿子！而现在，却要永远和他分开了！又联想到自己去彼得堡剧院听歌剧时受到的那些贵妇人的羞辱，她痛苦得心碎了！可是，他却没有任何安慰她，她绝望而怨恨地向渥伦斯基叫着，说他

毁了她却不再爱她了。他忍住气，又对她保证了他的爱情而没有责备她，使她渐渐安下心来。但他在心里却责备了她。

第二天，他们完全和解了，就动身到乡下去。

## 十

安娜生活在宁静优美的乡下简直是如鱼得水。她与渥伦斯奇及他的朋友们常常郊游、骑马、野餐、充满了生命的喜悦与活力，她变得更加美丽动人了：她脸颊和下颚上鲜明的酒窝，她嘴唇的曲线，她面孔上依稀荡漾的笑意，她眼睛里的光辉，她动作的优雅灵活，声音的圆润，都一再使得伦斯奇神魂颠倒。她觉得自己幸福得令人难以宽恕！一切恐怖都过去了。

渥伦斯奇在他的庄园里也感到幸福而宁静。他想整修整个庄园，又建起了医院、学校、颇为得意自己事业。但是，他又常想起和安娜不能在法律上得到承认，想起自己的事业无人继承的苦况，每每忧郁。他不能向安娜倾吐自己的心事，因为一提起与卡列宁离婚的事她就苦恼，不愿正视这件事，她更不愿低三下四去求她的丈夫。

安娜实际上也明白自己的处境。离婚？纵然卡列宁同意了，可儿子却永远也不属于她了。在渥伦斯奇和她儿子之间，她无法选择，她对他们的爱是不相上下的。所以，她尽力回避这个问题。她爱他们远远胜过爱自己。

他们就这样在乡下过了一夏天和一部分秋天的时光。但是当秋天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们就愈来愈感到受不了这种孤独，需要改变了，虽然这生活看起来好象十分美满。

安娜尽力去关心渥伦斯奇的事业，并设法帮助他，以博得他的爱情和补偿他为她牺牲的一切。他很感激她，但又十分厌烦这张擒住他的情网。他渴望着自由，但每次去城里开会或赛马回来后都免不了与她吵闹一场，这使他很苦恼。“是的，我可以为她牺牲一切，但决不放弃我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独立自主。”他下定了决心。

这一次，渥伦斯奇去城里参加选举已经五天了。安娜还在为他告别时那冷峻而严厉的眼光伤心。象以往一样，她只有白天用事务，夜里用吗啡才能压住万一他不爱她了她会落到什么下场的恐怖思想。“他有一切权利，什么时候想走就走，可我却什么权利也没有，只有孤零零地留在家里。”是的，她感到他是那么渴望自由，开始冷淡她了，但她却是那么爱他，需要他！她迅速地写了一封信，那么急切地去催他回来。

渥伦斯奇读到这封语无论次的信，突然间感到这爱情是多么沉闷和累赘，而在外面又是多么自由和快乐！这霎那间的对比使他惊异了。

她终于又见到了他。在两人相对的深夜里，渥伦斯奇又说第二天要去莫斯科办点事务，安娜终于恼怒了，“今后你去哪里我也去。我们要么各奔东西，要么永不分离。”

“安娜，难道你不知道我没有你就活不下去吗？”“如果真是这样，我马上写信，要求离婚，我一定要跟你去莫斯科。”

渥伦斯奇又用柔情蜜语安慰她，可安娜看出他的眼里不仅有冷淡，而且有一种被逼到穷途末路不顾一切的冷酷神色。她了解了他。这瞬间的印象，她永远也忘不了了。

十一月末，他们一起迁居到莫斯科，等候着卡列宁的回信及关于离婚的一切消息。

## 十一

安娜觉得她在莫斯科的生活简直不能叫生活，只是在等待一种拖延了又拖延的结局。卡列宁还没有回信！渥伦斯奇又常常出去会朋友，仿佛在向她证明她的爱情不应妨碍他的自由。她什么都不能做，只是抑制着自己等待着，给自己找娱乐，诸如阅读，写作、接待异性的崇拜者等。她感到越来越怕自己了。

这是一种内在的恼怒，在她那方面是由于他对她的爱情逐渐衰退，使她嫉妒不已，而在他那方面是懊悔为了她的缘故使自己置身于苦恼的境地中，而现在这境地又因她的

吵闹而更加难以忍受了。两个人都觉得错在对方，一有借口就向对方证明一下。

记不清这次争吵是怎样开始的。安娜只记得他大声说着：“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就冲了出去。“是的，他恨我，他爱上了别的女人了，”她自言自语着，“我要爱情，却没有，那么一切都完结了！”“一定要完结！”然而她却不知所措。她觉得心灵中有另外一种唯一使她感到兴趣的模糊念头，又回想起她的产褥热痛，卡列宁和当时萦绕在她心头的思想。蓦地，她恍然大悟，“是的，死！……”死是唯一可以解决一切的办法。“卡列宁和谢辽沙的羞惭和耻辱，我自己的奇耻大辱——都会因为我的死解脱了。他也会后悔莫及，为了我而痛苦，而爱我的！”她的嘴角上挂着一丝自怜自爱的依依不散的微笑。历历在目地从各种角度描摹出她死后他的心情。是的，死，作为使他对她的爱情死灰复燃，作为处罚他，作为使她心中的恶魔在同他战斗中出奇制胜的唯一手段，鲜明而生动地呈现在心头。

她慢慢走到百叶窗前，看见他以惯常的姿态坐上马车，头也不回地走了。全完了吗？不能的！她迅速按响门铃，叫人给他送去一张条子。她写道：“是我的过错。回家来吧，让我解释，我害怕得很。”接着，她就坐卧不安地盼他回来，盼望他们能够和好如初。可是，送信的人没有找到涅伦斯基，因为他到他母亲那里去了。安娜简直要发狂了，她又匆匆地拍了一个电报去催他回来。她不能在家里呆了，要出去走走，否则心就会炸裂开的。

“如果他不回来，我就会失掉一切了。”她在晴朗的街上仍不能排遣这种想法。又回到家里，终于读到了他的电报：“十点钟以前我不能回来。”“啊，既然如此，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她感到了一种愤怒的、渴望报复的欲望！她要亲自去找他，在永别之前把一切向他讲明。“我恨他！”安娜全然没有想到这封电报是回她的电报的，他还未收到她的信。

她在迷乱中去火车站了。“是的，我的爱情越来越热烈，自私，而他的爱情却越来越衰退，这就是我们分离的原因。”“我知道他对我并不是不忠实，但是如果他不再爱我，却由于一种责任感而对我曲意温存，而没有我所渴望的情感，这比怨恨还要坏千百倍呢！”“我们投身到世界上来，不就是要互相仇恨，因此折磨着自己和别人吗？”她厌恶地回想起她那所谓的爱情。

她恍恍惚忽地随着人群下车了，“赐予人理智就是使他能够摆脱苦难，”一个旅伴的话语突然照亮了她的思想！是的，摆脱苦难。“我不让你折磨我了。”她说得很轻，心跳得简直发不出声音了，她既不是威胁他，也不是对自己说，而是威胁什么迫使她受苦的人。她顺着月台走过去，走过了车站的房子。突然间想起她和涅伦斯基初次相逢那天被火车压死的那个人，她醒悟到该怎么办了。她迈着迅速而轻盈的步伐走下从水塔通到铁轨的台阶，直到紧挨着开过来的火车的地方才停下。

一种仿佛她准备入浴时所体会到的心情袭上心头，她划了个十字，这熟悉的动作突然唤醒了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的回忆。黑暗破裂了，生命骤然间以它过去的全部辉煌的欢乐呈现在她的面前。但是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开过来的车轮，抛掉了红皮包，缩着脖子，两手扶地投到车厢下面去。她微微地动了动，仿佛想站起来，但是什么巨大的无情的东西撞在她头上，从她的背上碾过去了。“上帝，饶恕我的一切！”她说，感觉到无法挣扎……

六个星期以后，曾经痛苦得完全虚脱的涅伦斯基伯爵又出现在车站月台上。他那变得苍老了的充满了痛苦的面孔简直就象石化一般。他作为志愿兵去参加塞尔维亚战争。他终于找到了能够献出生命的事业。

卡列宁参加了安娜的葬礼，并带走了她的女儿。

# 荡妇生涯



## ——笛福笔下的摩尔·兰德斯弗

阿 宁

**作者简介：**丹尼尔·笛福（1660—1731）十八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第一个重要作家。代表作有《鲁滨逊漂流记》、《摩尔·费兰德斯》等。

### “小贵妇人”

我的母亲因犯了一件不值一提的偷窃案——从一个布店里拿走三块上好的荷兰布就被判了死刑。她当时已有三个月的身孕，请求暂缓执行，七个月后，她被恩准流放到殖民地。离开我时，我只有半岁。

后来我被人领出监狱收养，又随吉卜赛人游荡。三岁时，科尔拆斯特的地方长官把我交给一位仁慈的妇人收养，受到一点儿教育，培养了我对宗教的热忱和爱干净、懂礼貌的品行。

我从小就希望过自食其力的生活，挣钱养活自己，不去给他人作仆人，我以为这样的人就是贵妇人。我对人说了这话，传出去以后，人们都戏称我为“小贵妇人”。

十四岁时，那位慈爱的老妇人去世了，我成了只有二十二先令的孤女，这时我再也不梦想当“贵妇人”，只要有饭吃，做一个仆人也甘心。

一位同情我的贵妇人收留了我，一直到

十七岁。她的两个女儿所受的各种良好教育，说法文、写文章、跳舞弹琴，我都从旁学会了。

我越来越漂亮，人们称赞我，把我当做绝代美人，我听了非常快活。

### 初次失足

我所栖居的那家贵妇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聪明灵活，但赋性轻浮。他想勾引我，寻求快乐，又不想花大的代价。他最初设的圈套是一有机会就拚命赞美我长得多么漂亮，态度多么可爱，举止多么端正之类的话。虚荣心让我非常爱听他的赞美，并且产生了一些虚幻的妄想。

有一天，他偶然跑到楼上来，大叫着他的妹妹们。我刚好独自呆在房里，便出来告诉他小姐们不在。他好象偶然似的用双手把我抱住，说道：“啊，柏蒂姑娘，你在这儿？那是再好不过了。我真想和你谈谈，比跟她们谈天有味得多。”他就把我拥在怀里，一连吻了三、四次。



我挣扎着想跑开，却只是没有力气，他紧紧地抱住我，还在那里继续吻我，等到他的气几乎接不上来的时候，他坐下说：“我真爱上你了”。

他的话使我热血燃烧，心头乱跳，现出精神错乱的样子。他重复了好几遍“我真爱上你了。”我心里很爱听这句甜甜蜜蜜的话。每说一次，我的脸上就飞起红霞，似乎在说。“但愿你真爱上我了，先生。”然而这一次并没有什么举动。

此后，我的虚荣心升高到极点，充满骄傲，我不知道世间还存在邪恶，竟没有顾虑自己的安全和品行。

又有一次，他们全家都出去了。他跑到楼上，一进房间就开始拥抱我，一气吻了差不多一刻钟。他对我比以前更粗野，我被他拥在怀中吻着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抵抗，我太喜欢他这样吻我。

我们都疲倦了。坐下后，他告诉我他如何被我迷住了，日夜睡不着，如果我也能够爱他，使他得到幸福，那么我真是救了他的性命。然后他牵着我的手在房间踱来踱去。渐渐得到一个机会，把我摔在床上，万分热烈地吻我，也没有什么粗野的举动。听见有人上楼的声音，他才离开我，临下楼时给了我五个金币。过了半个钟头，他又跑回来，一走进房就转过身子，把门关好。坐下来后，他又说他是如何爱我，等他得到产业，他就要娶我。我们没坐多久，他就站起，把我吻得不能出气，又将我摔在床上。那时我们两个人心都热起来，所以他对我有进一步的举动。玩完以后，他差不多拿满把的金子放在我手里，走时还说出万般柔情的话。

我尽量不让那家人怀疑我与他有什么暧昧关系。在大家面前我几乎不瞧他一眼，也不答话。有机会在无人处碰到，说一两句话，接一下吻，没有机会容我们干出想做的坏事。

不久，我们获得了这个机会。他当着他的妹妹要求我到镇上去为他办一件事，以后他也借故出门了。我们后来一起到了他的一

个亲信家里。当我们单独呆在房间里时，他说他并不是带我来欺骗我。他表示出对我多么诚恳，多么爱，然后拿出一个丝线袋，里面装有一百金镑。“我每年都给你，”他说，“直到娶你为止。”

我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他看出我的神情，把钱袋放在我的怀中。我对他再没有任何抗拒，让他为所欲为，不管他要求多少次。从此，我失去了我的贞节同廉耻。以后差不多有半年时间，我们瞒着所有的人，寻找各种机会，尽情欢娱。

## 兄弟同妇

那家的二公子是个性情坦白诚实的人，他早已有心于我，他看重美貌与感情，并不注重嫁奁。这时，他公正堂皇地向我求婚了，他认为他的爱情光明磊落，无须对家人隐瞒。那家人的态度当然对我不好起来。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便求助于他的大哥——我的情人，因为他曾经许诺得到产业后娶我。然而他却要我始终保守与他的秘密，答应嫁给他的弟弟。听了他的话，我现出恐怖的面容，脸色灰白，昏了过去。我醒来后，对他百般埋怨，拚命责骂，他却安详不动。他告诉我这样一来，我将获得安全的地位，以前干的事此后谁也不提，他对我保持永久的爱。我意识到他要我做他的情妇。我对他说，“这是办不到的。不管你那方面怎样变化，我总是忠心不二，我情愿作你的情妇，也不肯做你弟弟的夫人。”

我很清楚我被他遗弃了。这件事弄得我大病一场，我几乎以为我会死去。复元以后，我婉言谢绝了他弟弟的五次求婚。我对老太太说明拒绝的理由是不能忘记他们全家对我的恩惠，做对不起他们的事。但二公子毫不动摇，太太也受了感动，还托大哥来说服我。他来到我面前，双臂抱住我，温柔体贴地吻着我。他对我说，事情现在已经到了紧要关头，我将来一生的幸与不幸全靠我现在的决定，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假使我不迁就他的主张，我俩都要毁了。他要我掩盖



过去的行为，送我五百镑现金，赔偿他过去对我的放荡行为。最后他说，如果我反对他，他绝不肯再与一个他弟弟正式求过婚的女人同床。唯有依从他，才可以保存我们的感情。

听了他的话，我感到很惊慌，又差点晕了过去。想到被人们看做是个挤出家门的淫妇，独自走到茫茫的世界里，身上连一文养活自己的钱都没有的情形，真把我吓得要死。在恐惧和糊涂中，终于答应了他的劝诱。

到礼拜堂去举行婚礼的时候，简直象套上了锁链的熊一样。我有些耽心，恐怕我一点也不爱的新丈夫第一次和我同睡时会发现我的破绽。但是他的哥哥在他上床以前把他灌得烂醉如泥。第二天早上，他已记不清和我行过房事没有，我不得不告诉他已经做过了，虽然实在他并没有动作。

他对于我是个再好不过的丈夫，性情温柔仁慈，脾气又好。我们平静地生活，钱并不多，养了两个小孩。但我不能说我多么爱他。他的哥哥天天老在我眼前，对我仍然是个诱惑。我每次同我丈夫同床的时候，心里总希望能躺在哥哥的怀里。虽然他哥哥在我们结婚以后一直也没有向我提起那种风流事，他的态度全是大伯所应当的，可是我对于他却不能这样地不涉遐思。我天天在想着和他通奸，在精神上犯了乱伦的大罪，就犯罪的性质来说，可说是同实行了一样的有罪。

以后他结婚了，我丈夫参加了他的婚礼，我装病在家，我不忍看他被别的女人占有。

五年后我的丈夫去世了。两个孩子由老太太抚养。

### 绅士丈夫

我现在独自一人，无牵无挂，年纪还轻，容貌仍然美丽。我的积蓄还有一千二百金镑，其中有我第一个情人给我的五百金镑。

有好几个商人向我求婚，尽管那些男人拼命捧我，还有许多男人自命为爱人，但我却找不到一个惬意的求婚人。因为我袋里

还有钱，用不着求他们，所以我决定这一次要不就正式结婚，不然同任何人不发生关系。

这时我找到了一位绅士式的商人，我曾经梦想嫁给一位具有绅士风度的商人。

我的新丈夫有三个月光景非常爱我，这种爱是大量地挥霍我的钱财。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们应该去旅行，散散心，但在那一星期内要扮成贵族的样子。于是我们雇了一辆华贵的马车，六匹好马，一个马夫，一个驭者，两个仆人，一个跟班，一个侍童，去牛津旅行。他成了爵爷，而我成了伯爵夫人。我们虽然玩得高兴，但这一趟却花费了九十四英镑。

他用钱从来大手大脚，差不多过了两年零一月的光景，他就破产了，被执行吏抓走了。后来他从执行吏那里逃到法国，来过一两封信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

我的情形大大不如以前。我的财产凑起来只有五百英镑，而且我的处境也很古怪，我是一个有夫的寡妇，我有一个丈夫，可又没有丈夫，我不好再去嫁人。于是我把自己的真实姓名隐瞒起来，改用假名，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租了间房子，穿上寡妇的衣服，把自己叫做弗兰德夫人。

### 乱伦之灾

这个地方仍然是淫靡成风，我在那里又渐渐招来一些淫棍酒徒，虽然我努力保护自己不受沾染，但我还是得了荡妇的恶名，而我实际并没有享受到荡妇的快乐。我决定迁居。

不久，我搬到了一个端庄的寡妇家住下来。这位寡妇后来嫁给了一位船长。因为同情我的遭遇，她很愿意帮助我在这个世界上找个安身立命之处。但是在那个金钱就是爱情的社会里，象我这样没有多少钱的寡妇要想嫁给一个富足的男人是很困难的。于是这位船长夫人叫我认她做表妹，到乡下她亲戚家去住，以后又带她的丈夫下乡来拜访我。她丈夫因为我是他的表姐，便热烈地邀我同他们到城里去住。然后她告诉她的丈夫我最少有一千五百镑家资，还可以继承许多财产。消息一传开，邻人们都知道住在船长家